

陕北神木话的助词“得”

邢向东

陕北神木话的助动词“得”[təʔ₂]有两个位置:动词前和动词后。动词前的“得”和北京话的“得”[^ctei]相同,表示“应该”、“必须”,句末的语气词主要是“嘞”[.ləʔ],有时也可以用“了”,或将来时助词“也”[.ya]。例如:(1)我得去一回榆林去嘞/也。

“得”放在动词后头,相当于北京话的“该”,表示理应如此,但没有“必须”的意思。这时句末不能用“嘞”,只能用“了”,有时可用“也”。例如:(2)拖了这么长时间,早了结得了早该了结了。

如果动词带宾语,则有两种语序,一是“动词+宾语+得”,一是“动词+得+宾语”。例如:

(3)快吃饭得了快该吃饭了。/快吃得饭了。

(4)四十几的人了,尽爱护身体得了实在该爱护身体了。/四十几的人了,尽爱护得身体了。

有两种情况,“得”不用在后一种语序中。一种是当句末用将来时助词“也”,另一种是动词带表结果的补语。例如:(5)□[tsəʔ]快收麦子得也。都快该收割小麦了。/*□[tsəʔ]快收得麦子也。

(6)个子快撵上你哥哥得了。个子快该赶上你哥哥了。/*个子快撵得上你哥哥了。/*个子快撵上得你哥哥了。

由于“得”在动词后的出现频率特别高,因此还凝固成两个词:“使得”和“做得”。“使得”单纯表示“足够”,如:“吃得尽使得了”,“使得了,再不应不用了。”“做得”表示“某事已经做到很高的程度了,足够了”,略带不满的意味,如:“三天挣下五百块钱,尽做得了。”最后需要指出,“得”不能同时出现在动词的前面和后面。北京话表应该的“得”只能放在动词前面,而神木话则有动词前、动词后两个位置,位置不同意义也有差异。加上后者在带宾语的句子中的不同语序,情况就比较复杂。

(邢向东 天津师大汉语言文化学院 300074)

夏剑钦 1998 《浏阳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邢福义 2000 《小句中枢说的方言实证》,《方言》4期。

项梦冰 1997 《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语文出版社。

熊正辉 1993 《南昌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许宝华 汤珍珠主编 1996 《上海市区方言》,转引自黄伯荣主编《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出版社。

张成材 朱世奎 1987 《西宁方言志》,青海人民出版社。

张世禄 1996 《论古代汉语双宾语》,《天津师大学报》5期。

张振兴 蔡叶青 1998 《雷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詹伯慧 1991 《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湖北教育出版社。

朱德熙 1997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陈淑梅 湖北黄冈师范学院 438000)